

ISSN 0511-4713

文史

二〇〇五年
第四輯

中華書局

學術顧問 (按姓氏筆畫排序)

田餘慶	任繼愈	安平秋	李學勤	吳榮曾	周紹良
季羨林	金開誠	徐苹芳	袁行霈	陳高華	陳祖武
啓功	張傳璽	張澤咸	曹道衡	傅璇琮	程毅中
費振剛	楊牧之	寧可	樓宇烈	龔書鐸	

主編

編輯委員會 (按姓氏筆畫排序)

王邦維	李家浩	李解民	辛德勇	徐俊	陳來
葛兆光	裘錫圭	榮新江	劉躍進	閻步克	

副主編

責任編輯

徐俊
于濤

文 史

2005 年第 4 輯(總第 73 輯)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

中 華 書 局

目 錄

- 楚簡“三楚先”、“楚先”、“荊王”以及相關祀禮 劉信芳(5)
- 西漢西河郡西北邊境考 李新峰(15)
- 漢賦造作與樂制關係考論 許 結(25)
- 兩晉時期的“南人”、“北人” 胡寶國(49)
- 郭象行年考 王曉毅(59)
- 《僞孔傳》十二章之華蟲粉米分合考 閻步克(75)
- “斫撥”與唐代雜劇形態 劉曉明(83)
- 《北戶錄》崔龜圖注所引《韓朋賦》殘文考論 陶 敏 陶紅雨(97)
-

CONTENTS

- 《游仙窟》版本與校勘舉要 李時人 詹緒左(109)
- 北魏孝文帝《吊比干碑》的立碑時間 羅 新(125)
- “中外關係與西北史地”研究
- 漢唐西域紀功碑考述 朱玉麒(129)
- 論北周時期的胡人與胡化 畢 波(149)
- 北朝末期至隋末唐初粟特聚落鄉團武裝述論 蘇 航(173)
- 昭陵六駿與十四國君長像 王 靜 沈睿文(187)
- 從大雲寺到大雲光明寺
——對中原摩尼寺額的考察 王媛媛(199)
- 唐末五代代北地區沙陀集團內部構造再探討
——以《契苾通墓誌銘》為中心 [日]西村陽子(211)
- 沙陀部族特性與後唐的建立 李丹婕(229)
- 俄羅斯國家圖書館所見《西域水道記》校補本 榮新江(245)

CONTENTS

The word <i>sanchuxian</i> and others on the Chu slips and the rites related	Liu Xinfang(5)
The northwest frontier of Xihe Prefecture during the West Han	Li Xinfeng(15)
The Han Fu and the Yue: Study on their relationship	Xu Jie(25)
The <i>Nanren</i> and <i>Beiren</i> during the Jin time	Hu Baoguo(49)
Guo Xiang: A research on his life	Wang Xiaoyi(59)
The twelve designs of emperor's dress in the so-called Kong Anguo's version of <i>Shang Shu</i>	Yan Buke(75)
<i>Zhuobo</i> and the Tang dramas	Liu Xiaoming(83)
The text of <i>Hanpeng Fu</i> cited in Cui Guitu's commentaries on the <i>Beihu Lu</i>	Tao Min & Tao Hongyu(97)
<i>Youxian Ku</i> : Its versions and collation	Li Shiren & Zhan Xuzuo(109)
The tablet in memory of <i>Bigan</i> : When it was set up by the Emperor Xiaowen of Northern Wei	Luo Xin(125)
The tablets to remark the victorie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from the Han to Tang	Zhu Yulin(129)
The <i>Hu</i> people and the adaptation to them during the Northern Zhou time	Bi Bo(149)
The military force of the Sogdian communities from the late Northern Dynasties to the Sui Dynasty	Su Hang(173)
The six horses at Zhao Tomb and the pictures of the chiefs of fourteen countries	Wang Jing & Shen Ruiwen(187)
From Dayun Temple to Dayun Guangming Temple: A study on the Names of Manichien temples in central China	Wang Yuanyuan(199)
The internal political structure of Shatuo tribe in north Dai area during the lat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A further research	Nishimure Yoko(211)
The characters of Shatuo trib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ater Tang	Li Danjie(229)
The version of <i>Xiyu Shuidao Ji</i> kept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Russia	Rong Xinjiang(245)

楚簡“三楚先”、“楚先”、 “荊王”以及相關祀禮*

劉 信 芳

楚卜筮祭禱簡所記楚人祀譜有“楚先”、“荊王”之稱，最近公布的新蔡葛陵楚簡又出現“三楚先”^①，這些用語對於研究楚先祖、先公、先王祀譜具有重要意義，已引起學者關注。本文在有關學者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三楚先”作為楚人先祖祀譜的代稱，特指“老童、祝融、穴龔”，其中“老童”為楚人之始祖母；“楚先”特指“老童、祝融、鬻熊（熊）”；“荊王”所指為楚人祀譜中的先公譜系；“荊王”以下，楚人稱歷代先王為“某王”或“某某王”。楚先祖、先公、先王譜系的劃分，可以清晰地顯現出楚族的起源、楚作為諸侯國的形成與發展，以及楚國走向強大的三個階段。

一、“三楚先”中老童的始祖母地位

“三楚先”見於以下文例：

☐〔老〕童、祝融、穴熊芳屯一☐（葛陵簡甲三 35）

☐〔祝〕融、穴〔熊〕、郢（昭）王、獻〔惠王〕☐（葛陵簡甲三 83）

☐薦三楚先，各☐（葛陵簡甲三 105）

☐☐就禱三楚先屯一牂，纓之兆玉。就禱☐☐☐（葛陵簡甲三 214）

有敎（崇）見於司命、老童、祝融、穴龔（葛陵簡乙 22）

舉禱於三楚先各一牂，纓之兆〔玉〕☐（葛陵簡乙三 41）

*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戰國簡帛釋例”的階段性成果，專案編號：04BZS005。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本文凡引及簡文，均附以簡號，不另具頁碼。釋文從寬式。

[祝]融、穴熊、昭[王]𠄎(葛陵簡零 560、522、554)②

老童,楚之先祖。《山海經·大荒西經》:“有嵯山,其上有人,號曰太子長琴。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長琴,是處嵯山,始作樂風。”《史記·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集解》:“徐廣曰:《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樵周曰:老童即卷章。”按:“卷章”應為“老童”之形訛,當以楚簡“老童”為正③。

祝融,楚之先祖。《國語·鄭語》載祝融之后分為八姓,半姓楚人為其中一枝。《楚帛書》亦有關於祝融的記載。《史記·楚世家》:“卷章生重黎,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祝融為楚先祖中第一位因功受命者,實為楚族基業之開創者。

穴熊,《史記·楚世家》:“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半姓,楚其後也……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

老童作為楚人所祀“三楚先”之第一祖先,乃楚人之始祖母,以下謹從四個方面作說明。

其一,從楚簡實錄之字形看,楚簡“老童”之“童”字或作“僮”,或作“孺”(葛陵簡甲三 268、乙一 22),從“人”之“僮”與從“女”之“孺”分別以人旁或女旁為形符,黃德寬先生認為:“從‘女’與從‘人’無別,也可能從‘女’表明這位楚之先祖當係‘女性’。”④這一意見是很有道理的。

其二,老童與秦之先“女脩”的比較。

《史記·秦本紀》:“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楚人與秦人同為顓頊之後⑤,“女脩”與“老童”同為顓頊之孫,女脩為女性,“老童”之“童”或從女,則“老童”亦是女性,應是可以相信的。而且據此可以推知,遠古世系發展到帝顓頊之孫的時代,出現了一次族系分派,一支由無夫生子的“女脩”下傳,發展為秦人氏族,一支由“老童”下傳,發展為楚人氏族。楚簡所記先祖譜系不及顓頊,而自老童始,應是從氏族的角度以這次族系分派為起始點的。秦人、趙人(趙與秦共祖)、楚人的共同祖先可以一直上溯至帝顓頊高陽,但從各自家族祀譜的立場看,秦人的祖先可以上溯至女脩,楚人的祖先可以上溯至老童,是乃秦系與楚系之別。遠古人類往往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因而始祖母就成為此族與彼族世系的分支點。

② “三楚先”除上引葛陵簡甲三 105、甲三 214、乙三 41 三例外,還見於乙一 17、乙三 31、乙四 26、零 314,計七例。

③ 參李學勤《論包山簡中一組楚先祖名》,《文物》1988 年第 8 期,第 87—88 頁。

④ 黃德寬《新蔡葛陵楚簡所見“穴熊”及相關問題》,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十四次年會論文,杭州,2004 年 11 月。

⑤ 《離騷》“帝高陽之苗裔兮”,與《史記·秦本紀》“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的記載相類。

始祖母對於家族的意義應是不言而喻的，古人對此亦有明確的說明，《詩·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時維姜嫄”，鄭玄箋：“厥，其初始時是也。言周之始祖其生之者是姜嫄也。”孔疏：“此詩言初生，欲明自此已前未有周家種類，周之上元始生於此。”老童對於楚人的意義，也可以說明老童以前未有楚家。

其三，古代祀禮述及祖先祀譜，多自始祖母始。

與女脩為秦族祖先，老童為楚族祖先類似的例子，可以舉出夏、商、周三代之始祖母。夏人之始祖母曰脩己，吞神珠而生禹；殷人之始祖母曰簡狄，吞玄鳥之卵而生契；周人之始祖母曰姜嫄，履帝武敏歆而生棄。此皆古氏族分派，後人追述家族始祖母之例也。

夏人之始祖母脩己，《今本竹書紀年》：“帝禹夏后氏，母曰脩己，出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既而吞神珠。脩己背剖，而生禹於石紐。”^⑥上博藏楚簡《子羔》簡10：“[禹之母……之女]也，觀於伊而得之，娠三年而剖於背而生，生而能言，是禹也。”《史記·夏本紀》不記夏族之始祖母脩己，是對此類傳說有所保留，今既見於新出土竹書，知此類傳說是可以信從的。

殷人之始祖母簡狄，《詩·商頌·玄鳥》：“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史記·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⑦上博藏楚簡《子羔》：“契之母，有娥氏之女也，游於央臺之上，有燕銜卵而措諸其前，取而吞之，娠三年而剖於膺，生乃呼曰：‘欽！’是契也。”^⑧

周人之始祖母姜嫄，《詩·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有介有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⑨上博藏楚簡《子羔》11—13：“后稷之母，有邠氏之女也，游於玄丘之內，冬見芡，攷而薦之，乃見人武，履以祈，禱曰：帝之武，尚使口是后稷之母也。”

始祖母為古氏族分支點之所在，故三代以及春秋諸侯國述及先祖，無不自始祖母為起點。

其四，與《詩·魯頌·閟宮》所述魯人祀譜比較。

《詩·魯頌·閟宮》所述“姜嫄”的身份地位、姜嫄與后稷的關係以及魯人祀譜，可以作為我們理解楚簡老童的身份地位、老童與祝融關係以及楚簡祀譜的參照。

夏、商、周三代如何祭祀其始祖母脩己、簡狄、姜嫄，史書缺乏詳載，但我們可以參考《詩·魯頌》作一說明。《詩》之《頌》為宗廟樂歌，《詩·魯頌》計有《駟》、《有駜》、《泮水》、

⑥ 類似記載亦見《史記·夏本紀》司馬貞《索隱》引《帝王紀》、《吳越春秋·越王無餘外傳》、《路史》卷二二等。

⑦ 類似記載亦見《列女傳》卷一、《尚書中候》、《古史考》等。

⑧ 以上所引簡文由學者拼接而成，上博藏楚簡《子羔》簡10+簡11下段+香港中文大學藏簡+簡12。

⑨ 類似記載亦見《今本竹書紀年》、《史記·周本紀》、《論衡·吉驗》、《列女傳》等。

《閼宮》四篇,但實際上,僅有《閼宮》一篇祀及列祖列宗。

《閼宮》云:閼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

此詩開篇言及姜嫄、后稷,應是在姜嫄廟設有姜嫄、后稷諸神位,故作此稱頌語。魯人祀先祖,自姜嫄、后稷始,姜嫄、后稷在魯人心目中的地位,猶楚人祭祀先祖以老童、祝融居楚先之首也。姜嫄為魯人之始祖母,自不必說。后稷在帝堯時“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時受封,“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史記·周本紀》),則后稷乃魯人先祖中第一位建立基業者。

《閼宮》又云: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續大王之緒。

大王、文王、武王以下,為魯人所祀先王譜系。與楚簡比較,大致相當於楚人所祀先公譜系。

《閼宮》又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爾爾。春秋匪解,享祀不忒。

自周公以下至歷代魯公,為魯人所祀魯公譜系。與楚簡比較,相當於楚人所祀先王譜系。

《閼宮》又云: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魚載羹,簋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

《閼宮》所述祀禮,自后帝、后稷至周公以下,則“閼宮”為魯之宗廟甚明。毛傳解“閼宮”云:“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謀宮也。”魯人於宗廟祀姜嫄而求子,乃情理中事,因而我們將“閼宮”釋為宗廟,與前賢將“閼宮”釋為謀宮並不矛盾。

以上我們將楚簡先祖、先公、先王祀譜與《詩·魯頌·閼宮》先祖、先王、先公祀譜作了一個比較,《閼宮》先祖、先王、先公祀譜井然有序,對於我們理解楚簡先祖、先王、先公祀譜具有重要意義。《閼宮》所述魯之祀譜以姜嫄、后稷為首,楚簡祀譜以老童、祝融為首,姜嫄為魯人之始祖母,則老童為楚人之始祖母,應是可信的。姜嫄“是生后稷”,史載老童生祝融,老童與祝融亦應是母子關係。

老童是遠古族系分派以後,楚人的女性祖先,其地位有如魯人所祀之姜嫄。祝融作為老童之子,因功受命,開創了楚人的基業,其地位有如魯人祀譜中的“皇祖后稷”。參照魯人祀

譜例，祝融實乃楚人之“皇祖”。

至於“穴熊”，穴熊是楚人先祖中第一位名“熊”者，楚王之“熊”氏，可以追溯自“穴熊”始^⑩。穴熊以下，楚族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史記·楚世家》），可見“穴熊”是楚先祖中“能紀其世”的最後一位。“三楚先”其實是指代楚人先祖譜系中的三位代表性人物，半姓楚人作為祝融八姓（或陸終六子）之一支，始自陸終之子季連，穴熊為季連之孫，楚王之“熊氏”有可能源自“穴熊”。將楚人先祖譜系的下限斷止於“穴熊”以下、鬻熊以前（不含鬻熊），與楚族發展的階段性是相吻合的。

二、“三楚先”與“楚先”

“楚先”見於以下文例：

舉禱楚先老童、祝融、蜺會（熊）各兩牂。旂（祈） $\square$ （葛陵簡甲三 188、197）

乙亥禱楚先與五山（葛陵簡甲三 134、108）

$\square$ 於楚先與五山 $\square$ （葛陵簡零 99）

是日就禱楚先老童、祝 $\square$ （葛陵簡甲三 268）

舉禱楚先老童、祝融、蜺會各一牂（包山簡 217）

舉禱楚先老童、祝融、蜺會各兩殺（包山簡 237）

$\square$ 先老童、祝〔融〕、蜺會各一牂（望山簡一 120、121）

蜺會，讀為“鬻熊”。《史記·楚世家》：“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漢書·藝文志》：“《鬻子》二十三篇。名熊，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祖。”

《望山一號墓竹簡》120、121 原分屬於二枚殘簡，整理者朱德熙、裘錫圭、李家浩先生依據包山簡文例將其綴合為一簡，注云：“簡文蜺會是指《山海經》的長琴，還是指《史記》的穴熊或鬻熊，待考。”^⑪其後李學勤先生指出：“蜺會”之“蜺”，“它和在質部的‘穴’字不會有什麼關係，因而簡上這一楚先祖名是穴熊的可能性應該排除”^⑫。李家浩先生認為“蜺會”即《山海經·大荒西經》所記楚先祖“長琴”，亦即《史記·楚世家》所記“穴熊”^⑬，已有學者指

^⑩ 參照遠古姓氏分派，孫以王父之字為氏的慣例，楚人之“熊”氏有可能自“穴熊”之孫始。

^⑪ 朱德熙、裘錫圭、李家浩《望山一、二號墓竹簡釋文與考釋》，《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 年，第 272 頁。

^⑫ 李學勤《論包山簡中一組楚先祖名》，第 87—88 頁。

^⑬ 李家浩《包山竹簡所見楚先祖名及其相關的問題》，《文史》第 42 輯，1997 年。

出其說不能成立^⑭。

葛陵簡“三楚先”所記為“老童、祝融、穴𪔐”，而葛陵簡、望山簡、包山簡所記“楚先”為“老僮、祝融、媼𪔐”，同是三人，而第三人的姓名有不同。葛陵簡公布以後，“三楚先”究竟是指代典籍之“老童、祝融、穴熊”，抑或是“老童、祝融、鬻熊”，學者有不同看法。董珊先生認為：“三楚先分別對應文獻中的‘老童、祝融、穴熊’。”^⑮黃德寬先生認為：“不能排除‘三楚先’中最後一位可能指的是‘鬻熊’。”“看似明確的‘三楚先’問題，實際上並未真正解決。”^⑯

我個人認為“三楚先”應是指代“老童、祝融、穴熊”，對此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作說明。

其一，依據目前所能見到的楚簡文例，“三楚先”與“楚先”也許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三楚先”所指為“老童、祝融、穴𪔐”，“楚先”所指為“老童、祝融、媼𪔐”，尚未有例外。將“三楚先”與“楚先”區別開來，可能是有必要的。

其二，如果認為“三楚先”中最後一位是“鬻熊”，勢必將楚簡“媼𪔐”與“穴𪔐”理解為同一個人，這是很難做出合理說明的。黃德寬先生將簡文“媼”釋為“毓”^⑰，云：“古音學家將‘流（省水）’聲的‘流’、‘疏’、‘琉’等歸入幽部（來母），而從‘穴’聲的‘𪔐’（𪔐）也在幽部（喻母），因此，讀‘毓’為‘穴’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如果這種解釋正確，那麼‘三楚先’就是‘老童、祝融、穴熊’，與新蔡簡以此組合為絕對優勢的情況就比較吻合了。”此說尚缺乏更充分的證據。魏宜輝、周言先生也認為簡文“穴熊”與“媼𪔐”是同一個人，但與黃德寬先生將“媼𪔐”讀為“穴熊”的意見相反，主張將“穴熊”讀為“鬻熊”，不過他們是將簡文八例“穴”字統統解為從“六”之字的誤字，再通假讀為“鬻”^⑱，這恐怕就不足憑信了。

其三，如果認為“三楚先”包括“媼𪔐”，勢必將“媼𪔐”劃入楚人祀譜中的先祖譜系，然而《史記·楚世家》云：“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蚤卒。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此“先公”特指鬻熊，因為其他先公與楚受周封無關。楚人既有稱“鬻熊”為“先公”的成例，將“媼𪔐”劃入楚人祀譜中的先公譜系較為妥當。

鬻熊在楚簡祀譜中的地位既顯赫又特殊，作為楚先公之第一人，與老童、祝融這兩位最早的楚先祖同尊，在祭祀中均單獨享受犧牲，如上引包山簡“各一牂”之例；而其餘各位楚先公則只是享受共用犧牲，如下引包山簡“自𪔐鹿以就武王五牛五豕”之例。

^⑭ 黃德寬《新蔡葛陵楚簡所見“穴熊”及相關問題》。

^⑮ 董珊《新蔡楚簡所見的“顓頊”和“睢漳”》，見簡帛研究網站（<http://www.bamboosilk.org/admin3/html/dongshan01.htm>），2003 年 12 月 7 日。

^⑯ 參上引黃德寬文。

^⑰ 已有多位學者釋“媼”為“毓”，這是正確的意見。

^⑱ 魏宜輝、周言《再談新蔡楚簡中的“穴熊”》，見簡帛研究網站（<http://www.bamboosilk.org/admin3/html/weiyihui01.htm>），2004 年 11 月 8 日。

三、“荆王”與楚先王祀譜

楚簡祀譜稱“先公”為“荆王”，有以下文例：

荆王就禱，荆牢，兆；文王以家，就禱大牢，兆（葛陵簡乙四 96）

舉禱荆王自會鹿以就武王五牛五豕（包山簡 246）

禽鹿，讀為“熊麗”，《說文》：“麗……从鹿麗。禮：麗皮納聘，蓋鹿皮也。”據《史記·楚世家》，熊麗是鬻熊之子，包山簡 217 等記載昭蛇祭祀的楚之先祖、先公有老僮、祝融、鬻熊，又祭祀從熊麗以至武王，前後相接，成為一完整的祭祀系譜。

《卜辭通纂》第 225 片：“乙未貞，其舉自上甲十示又三，牛；小示，羊。”郭沫若云：“卜辭每有專祀其所自出之祖而不及其旁系者，此‘自上甲十示又三’，蓋指直系而言，謂上甲至祖乙（其言二十示者則至武乙）。小示則指旁系及諸臣。”^{①⑨}簡文所謂“自會鹿以就武王”，亦是直指直系先公而言。

我們可以將楚人祭祀之例作如下歸納：稱先祖為“三楚先”，特指“老童、祝融、穴禽”；稱先祖、先公中三位最傑出的代表人物為“楚先”，特指“老童、祝融、嬭禽”；稱禽鹿以下、武王（或文王）以前之先公為“荆王”；稱先王為“某王”（單字謚）或“某某王”（二字謚）。

稱“荆”稱“楚”之不同，涉及到較為複雜的問題，謹述之於下。

其一，《左傳》僖公元年（時當楚成王十三年）“楚人伐鄭”，杜預注：“荆始改號曰楚。”是云是年以前經作“荆”，是年以後經、傳作“楚”。《春秋公羊傳》莊公十年：“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是說與杜預注尚不矛盾。後世學者多疑《公羊傳》及杜注，解說紛出，羅運環先生嘗總結釋荆、楚之意見為五說，認為杜預的說法“純屬望文生義，一無可取”^{②⑩}。然杜注實不易否定。楚國或稱荆，或稱楚，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春秋》一書前稱荆，後稱楚，杜注本於春秋筆法，《春秋》前後書例不同，本於當時實錄。只是魯國史官是以周分封國為正統，所記楚之稱號與楚之自號有一定差距，《左傳》桓公二年（時當楚武王三十一年）：“始懼楚也。”此為後世史官為經作傳而追述為“楚”，然而在事實上說明，楚作為諸侯國“楚國”，始自楚武王。《史記·楚世家》：“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蚤卒。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說明楚王之稱，是楚人憑實力自尊的結果。

^{①⑨} 《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二卷，科學出版社，1982 年，第 49 頁。

^{②⑩} 羅運環《楚國八百年》，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 年，第 62—64 頁。

其二,武王以前之楚先公,有“若敖”、“蚡冒”諸稱,確也有自稱為“楚公”的,傳世銅器有著名的楚公逆罍,近年山西晉侯墓地出土楚公逆編鐘,使得罍、鐘有了確切的年代依據^②。“楚公逆”即“熊罥”,與周宣王、晉穆侯同時。武王以後的各代楚王,楚人一律自號為“楚王”,有“楚王熊章鐘”、“楚王熊璋戈”,淅川下寺銅器群銘文等為證。

楚簡之所以稱武王以前之先公為“荆王”,是介於“楚王”、“楚公”二者間的權變性說法,既依後世楚王例尊稱先公為“王”,又考慮到了當時尚未成為正式諸侯國“楚國”的實際情況,可謂禮在其中。

其三,至於楚人以外的各種稱法,大致都是事出有因。《詩·商頌·殷武》“奮伐荆楚”,毛傳:“荆楚,荊州之楚國也。”此解頗為恰當。周原甲骨文記有“楚子來告”,此時楚臣服於周,故稱“楚子”,周昭王南征之金文稱“楚荆”或“荆楚”(墻盤、過伯簋等),乃是征伐聲討,故含微辭。《春秋》之所以前稱“荆”,後稱“楚”,稱“荆”乃是尚未承認楚為諸侯國,其例與周昭王之金文正同。雲夢秦簡稱“荆”不稱“楚”,乃秦莊襄王名楚,故諱言也。此類不同稱法,前賢皆已隨文解之,多有可取,自不宜輕易否定。

楚人“荆王”譜系之下限究竟斷自楚武王之前抑或斷自楚文王之前?包山簡云“荆王自齋鹿以就武王”,尚不十分明晰。葛陵簡又有以下文例:

□示賽禱於荆王,以逾訓(順)至文王,以逾□(葛陵簡甲三5)

□舉禱備(佩)玉,各朋璜。冊告自文王以就聲宣王,各束錦珈璧(葛陵簡甲三137)

□卷占之曰:吉。冊告自文王以就聖(聲)宣[王]□(葛陵簡甲三267)

□荆王、文王以逾至文君□□□(葛陵簡零301、150)

葛陵簡既云“荆王、文王以逾至文君”,明顯是將楚武王劃在“荆王”譜系之內。楚人稱王自楚武王始,然而史載楚文王“始都郢”,其意義在於,建立都城,有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楚作為諸侯國之政體才算正式形成,因而楚簡先王譜系自文王始是有道理的。楚人成為自稱為“王”的諸侯國,楚武王是草創者,楚文王是完成者,這是我們依據楚簡祭祀系譜得出的新認識。

楚人祀譜“楚先”、“荆王”、“某王”之稱呼既不同,於祀禮、祭祀處所亦必然有別。上引葛陵簡“荆王就禱,荆牢,兆;文王以家,就禱大牢,兆”,“家”指廟中正室以內。卜辭有以下用例:

□午卜貞其□于上甲家,其□(《拾》1·7 武丁卜辭)

才上甲□(《清暉》181 庚甲卜辭)

② 黃錫全、于炳文《山西晉侯墓地所出楚公逆鐘銘文初釋》,《考古》1995年第2期。

父庚、父甲家(甲 2779 廩辛卜辭)

陳夢家先生云:“《爾雅·釋宮》‘牖戶之間謂之扆,其內謂之家’。家指門以內的居室。卜辭‘某某家’當指先王廟中正室以內。”^②楚人既將文王之位設於“家”,其“荆王”之位勢必另設。

以上我們依據楚簡祀譜討論了楚先祖、先公、先王譜系,結論如下:

“三楚先”作為楚人先祖祀譜的代稱,特指“老童、祝融、穴熊”,其中“老童”為楚人之始祖母,“祝融”為楚先祖中第一位因功受命者,“穴熊”是楚族所以為熊氏的最早祖先。“楚先”特指“老童、祝融、鬻熊(熊)”,其中“鬻熊”是楚所以受封為諸侯的第一位先公,“楚先”所指為楚先祖、先公中三位最傑出的代表人物。“荆王”所指為楚人祀譜中的先公譜系,“荆王”以下,楚人稱歷代先王為“某王”(單字謚)或“某某王”(二字謚)。楚先祖、先公、先王譜系各自起訖如下示:

先祖:老童、祝融→穴熊→(其後中微,弗能紀其世)

先公:鬻熊→武王

先王:文王→(廟之新鬼)

楚先祖、先公、先王譜系的劃分,可以清晰地顯現出楚族的起源、楚作為諸侯國的形成與發展,以及楚國走向強大的三個階段。

^② 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科學出版社,1956年,第471頁。

西漢西河郡西北邊境考

李新峰

在1975年版《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中，西漢朔方、西河、北地諸郡的西北邊境被劃在黃河以西今狼山至賀蘭山一綫。在1982年修訂版中，朔方、北地之間的黃河以及黃河以東大片地區改劃為漢與匈奴的過渡地帶，西河、上郡的邊境位於鄂爾多斯高原腹地^①。1983年，王文楚先生結合清代史地考證和現代考古發現，標定西河、北地、上郡臨邊諸縣在鄂爾多斯地區的位置，以諸縣周邊附近為邊境障塞所在^②，其結論正是《圖集》修訂後的內容。1987年，史念海先生考訂了新秦中的地理範圍，從秦漢時期的軍事形勢和事件、對諸郡各縣和障塞的原始記載出發，論證西漢中期以後的疆域應包括黃河以南的廣大地區，而西河郡的西北邊境當在黃河以西^③。

史先生以《圖集》為商榷對象，未曾提及王先生的考證，兩人結論多有抵牾。按，1975年版《圖集》的邊境，符合對秦漢時期地緣形勢的一般認識，與史先生的結論不謀而合。1982年《圖集》和王先生的結論，雖有翔實的考古證據為後盾，却正如史先生指出的，多有不合常理之處。《圖集》和王先生的結論，還存在其他一些難以避開的疑點，而史先生的論證，特別是某些基於事理的推論，也有值得進一步推敲的餘地。本文認為，西漢西河郡的西北邊境，確如1975年版《圖集》和史先生所標示的，在黃河以西的賀蘭山與狼山之間，惟其具體論證尚有補正發覆的空間。

一、西河郡的軍事地理形勢

1982年版《圖集》和王先生標定的在朔方郡和北地郡之間向東深深凹進的邊境綫，難與

①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地圖出版社，1975年，第20—21頁；同書，1982年，第17—18頁。本文引《圖集》未注明出版時間者，均指後者。

② 王文楚《西漢西河、上郡、北地三郡邊塞考》，《文史》第21輯，中華書局，1983年，第253—257頁。

③ 史念海《新秦中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7年第1輯，第119—160頁。